

黃興將軍與刺客高君

宮崎滔天作
陳鵬仁譯

年年歲歲花相似，但人事却多變。曾經爲理想流血犧牲，威震神州大陸的革命黨，今日竟然一片暮氣沉沉；當年爲自由平等犧牲奮鬥的熱血男子漢，現在也成了溫和的紳士政治家。陳英士君已經不在人間，黃興君相繼去世之後，手槍、炸彈的聲音完全絕跡；而在戰亂陰影籠罩下，仍然充滿了泰平氣氛的今日，只見北有安福俱樂部跋扈，南有政學系的猖獗，吾人的確老矣。此時此地，我不得不懷念那段曾被譏爲偏激、粗暴的青春時代。

× × ×

記得這是一九一一年晚秋的事情。我正在筑後柳川（地名——譯者）過着流浪生活的時候，在東京的小兒給我打了一個電報。電報說：「母病危快回家。」由於事情發生得太突然，遂把一切事情擺在一邊，當天晚上趕回東京。

到達新橋車站時，侄兒（築地）宜雄和長兄龍介來接我。我一看他倆的臉色，就知道他倆騙了我，瞬間比長兒大幾歲的侄兒走近我說：「對不起給您打了假的電報，但事實是吉報」，他更低着聲音對我說：「有黃興先生的電報。您多年來的辛苦似將開花結果了。」這時，我心裏的不滿，因爲最後這句話而消失了。

黃興君從香港打來的電報是，要我替他找兩個上校或中校級的軍人給他做參謀。而我正在替他物色參謀人選時，黃一歐君來了電報說：「家父已離開，前電取消。我即去上海，請叔亦早日來。」由此，我得知風雲之緊急。

我正在嘮叨於家人的安排時，雲南和四川宣告獨立。繼之武漢也宣告了獨立。黃興君來電報說他已在漢陽。急性的萱野長知、金子克己、龜井一郎諸君已經動身了。我出去籌措旅費回來，當時還是小印刷廠老板的石丸祐正君（現在是東洋印刷公司董事長）竟在寒舍等着我，說「我怕您沒旅費不能出發，我帶來了一些」，而從口袋裏拿出錢給我。井上敬次郎君（現任電氣局長）也送來了錢。這樣，除旅費外，家人還有二、三個月的生活費，我且和尾崎行昌、山本安夫兩君約定隔天要動身的時候，何天炯、黎仲實兩君突然從廣東趕到，並要我們「慢點出發」，因此，尾崎、山本倆又先走了一步。

何、黎兩君以爲，廣東似也能夠順利地宣告獨立，不過，或許仍需一戰。屆時需要槍砲子彈，他倆來日目的在購買武器，因此要我協力。於是我便跟同志島田經一君商量。島田君說他有辦法，遂出去四、五天，活動個不停。而當

他報告我他得到一線光明的大約前兩分鐘，何君收到了電報。何君看了電文，遂拍着手跳起來說「拿到了廣東！」黎君張著他本來就很大的眼睛，把上身幌來幌去拍着手興高采烈。電文是這樣寫的：「廣東已獨立，不需槍砲，趕緊回來，胡漢民。」且有「官報」的捺印。我簡直不敢相信，但又高興。遂叫人拿酒來。我全家，連小兒們也都著迷了。

正當此時，島田君喘着氣趕回來，一進門便喊說：「已經有希望了，事情談得差不多了。」我以很冷淡的態度對他說：「不要槍砲這些東西了」，於是他遂亮着眼睛，震着嘴唇大聲說：「什麼？打仗不要槍砲？」他好像要暴怒起來的樣子。我遂將電報給他看。看完了之後，他使用雙手抱着他的白頭，邊說「這是什麼話！」同時把身體轉個五、六次，然後坐了下來，並伸出手要一杯酒（他是不會喝酒的），說「恭禧恭禧，乾杯！」竟一口氣把酒乾掉。那一天，我們整天喝酒過日子。

何君向黎君提出一個建議說：「情況既然是這樣，就不必兩個人都回廣東去了。我將跟鞞園先生（宮崎滔天）一起到漢陽的黃興先生那裏去，所以你一個人回去好了。」黎君答說：「廣東

已經獨立了，因此我已不必回去。如果要去的話，我也想跟你們一起到漢陽去打仗。」何君又說：「我們兩個人一起來辦事，現在兩個人都不回去不大好。可能還有其他重要事，所以請你回去。你跟汪兆銘和黃復生諸位先生會去暗殺攝政，已經有做爲一個優秀的革命黨員的資格，但我却從沒冒過任何險，因此也就沒有革命黨員的資格。這次請讓我來吧。」黎君終於接受了何君的建議。於是我和何君便隔天就往漢陽出發。

我們從神戶上船，但却無心欣賞瀨戶內海的風光，出了門司，經過濟州島海面和吳淞，進入江浦，停在江內的輪船帆船竟全部掛着白旗，我目睹這種情景感激之餘，遂走近何君並向他說：「看那些白旗」，他則答說：「都是我黨的天下」。此時他的眼睛裏噙滿了眼淚；而我也把臉背過去擦眼淚。登陸了上海，這裏竟也是白旗的世界。說實在話，這是我生平初次經驗所謂高興得流淚。

我倆下榻於豐陽館。我們跟所有來訪的同志和朋友喝酒慶祝。翌日，我們拜訪了上海新都督陳其美君向其祝賀。第三天，陳君來回拜我們，一起拍了紀念照片。第四天，陳君招待我們晚餐。宴會又宴會。我們不久便離開了上海，搭乘日清輪船公司的船往漢陽出發。伊東知也君和志村光治君跟我們同行。

溯長江，我們四個人還是第一次。白天，我們欣賞大陸性的雄偉風光，空想各種前程而忘記時間的變遷；入夜晚餐時喝些酒上床，因爲旅行和酒宴的疲倦而馬上入睡。可是，半夜，突然有

人搖我和叫我的名字，抬頭一看，竟是山本安夫和山田純三郎。

我叫問：「你們來幹什麼？」這時何君也起了床。山本君答說：「你們動身之後，接到來自漢口的電報說，黃將軍戰敗後搭乘了日本船。於是，山田君照會了日本領事館，他們說他們也收到了同樣內容的電報；並說，黃將軍之下江是事實，不過不知道是到南京，還是到上海。我覺得，如果你們這樣溯江上去的話，我們將走錯開路，所以便跟山田君商量，坐火車趕來鎮江。」山田君也說大致同樣的理由，並要我們上岸去等。因此，我遂把伊東君也喊起來共同商量，結果決定我們上岸去等候下江的船，伊東君繼續溯江，志村君跟我們同行動，山田君將乘此船到南京去觀察南京的戰況。

我們上岸後宿於河邊中國旅館二樓的一室，時爲深夜兩點正。想睡，又睡不着。我們藉着火和高梁酒禦寒，聊天聊到天亮。山本君假定黃將軍會到上海，因此乘第一趟火車趕回上海，而我們則留在此地等着船下江來。

上午八點鐘左右，在那裏把守的志村君喊說：「好像日清輪船公司的船來了！」於是我們遂付了旅館的賬，到河邊去等船來。輪船靠近之後，我們第一個發現的是在甲板上走來走去的萱野長知君。所以我們毫不遲疑地踏進了這條船。山田君也在船上，他是由下關上船的。

我拍着萱野君的肩膀叫他一聲「萱野！」的時候，他嚇了一跳，同時看我。我問他「黃君不是也一道？」他默默地點着頭，並用眼睛暗示

，要我們一道走去。何君和我跟着萱野君後面走到頭等船艙的地方。萱野君把其中一艙的門開一半，將我們推進去。

黃君看我們進來，隨時站起來露出笑容，跟我握手並說：「你來得很慢，我等很久了。」大家坐下來之後，黃君又繼續說：「我們打輸了。」我說：「沒關係，我們馬上可以把它拿回來。」何君也說：「絕對沒問題。」然後用中國話向黃君說明廣東的情況，我爲什麼慢動身，和在此地上的經過。

一點著頭聽着何君說明的黃君，突然在他那圓型可敬的臉上顯出怒容毅然說：「我們所以打敗是因爲德國人幫了清軍的忙。德國人帶來了新的火砲，並且親自參加戰鬥，因此把我們打敗了。我用望眼鏡看了，所以我認得這些傢伙。這些傢伙現在在這條船上。今天晚上，我想把這六個德國人丟在河裏頭，以爲報仇。」

何君瞪著我擔憂說：「怎麼辦？」我勸黃君說：「你生氣我是能了解的。聽了你的話之後，我也很生氣，不過我們得再研究研究。總而言之，如果六個德國人變成行方不明的話。事情一定會很麻煩的，尤其是事情發生在日本船上，而且黃先生在這條船上也是件公開的秘密，這就更麻煩了。因此我認爲，等到革命成功以後，再來大事報仇一番比較上策。不知道黃先生你覺得怎麼樣？請你稍微忍耐一下，將來機會多的是。由於你在這條船上，所以事情更難辦。」

黃君有點不甘心而問說：「人家知道我在這條船上嗎？」我答說：「知道。因爲知道，所以

山田先生和山本先生才起來把我們從另外一條船喊下來。」黃君說：「真糟糕！」並傾着頭想想，爾後好像想出妙案說：「如果這樣的話，我們來去那個買辦好了。他是德國人的買辦，最可惡。」我問：「那個買辦是不是跟德國人在一起？」黃君說：「是的。」因此，我也以如果這樣做的話，一定會為德國人所追究，結果還是一樣以這個理由來反對他的意見。黃君以抱怨似的神情看著我而嘆息說：「真糟糕！」

黃君的房間，沉默了一小陣子。然後黃君對我問說：「如果上岸的話就沒有關係罷。」我說：「我想沒關係。」於是他突然恢復元氣說：「明天下船後馬上把他幹掉。」我說：「這條船將在明天中午或者下午一點鐘左右到達。」他似要否定我的說法的口吻說：「白天好，懲罰最好在白天。」我說：「執行的人太可憐了」；他說：「沒關係，復仇還是白天安全。」瞬即對於站在旁邊，始終保持沉默的他的親信陳慶君用中國話命令著。

奉了黃君命令下了二樓的陳君，不久就回來向黃君復命。黃君微微一笑向我們說：「好了，執行者已經決定了，那個人絕不會有問題，他非常有經驗，絕不會被抓到的。」而所謂「那個人」，就是高君其人。

船已經離開鎮江往長江下游開着。聽到吃中午飯的通知，我們步出黃君船室踏進餐廳，遂看到那六個德國人和該死的買辦坐在一桌；大原、萱野、山田、何君和我五個人便坐上另一桌。另外還有兩三位其他旅客在吃飯。當然，黃君是沒

有來餐廳的。

我們瞪着買辦。他雖然是我們的敵人，但對我仍不免懷有憐憫之情。不過眼看德國人在懇切接待他這種酒那種酒的樣子，我的確也覺得這個傢伙實在該死。不意中往後看，從室外的玻璃窗，陳君和高君在望餐廳裏頭。尤其看到高君癡視買辦的眼光時，我頓時不寒而慄，深怕買辦對高君的癡視眼光引起什麼反應。

而高君之所以這樣癡視買辦，是爲了牢牢地記住買辦的「尊顏」。爾後，到達上海之前，從沒再上來過甲板，我們也一直以一種好奇的心情來注意買辦的一舉一動，但並看不出他的態度有任何變化。惟船抵達上海前一個小時左右，他却洗了澡，換了衣服，同時開始寫信，寫了又撕，撕了又寫，這樣反復五、六次，到最後信還是沒寫成。

船終於停在上海的一個碼頭。在黃君的船室，即時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，決定乘把買辦幹掉之紛亂大家上岸。我們趕緊出去前甲板看看高君在何處，這時他早已站在碼頭的旁邊。不久，三個德國人走在前面，買辦跟着後面下了階梯。那三個德國人已經走過了高君面前，買辦想走過高君面前的一刹那，高君便把手槍往買辦的背部一開，此時，與槍聲的同時，買辦便往前面倒了下去。

往倒了的買辦看了一眼之後，右手拿着手槍的高君，大搖大擺地往自然散開的人羣中走去，當他走到上海日本領事館與郵船公司中間的大路時，三個勞動者模樣的人追了上來，於是高君遂

向其放了兩槍，把他們嚇跑了。高君看左右已經沒有人，似稍微跑了一下，旋即看不見他的影子了。

倒下去的買辦，遂由那三個德國人抬起來，並把他載於洋車；但買辦的臉色，已經是死人的了。這個替德國人做罪羔羊的可憐的買辦，瞬即由那三個德國人保護，被車伏拉着，走過碼頭，向右轉，沿着河岸離去；但剩下的另外三個德國人，究竟採取了何種行動，我沒有注意到。不過我想，他們可能嚇得躲在船艙裏頭。後來聽說，買辦被運到佐佐木醫院（當時，此家醫院最靠近河岸），但以院長不在而被拒絕收容，不得已乃運至德國領事館，但這時買辦已經絕命了。

住在二等船艙的同志們，很快地就下船，爲幫助高君逃，和保護黃君而混進人羣之中。而我們則趁槍聲之紛亂下船，令黃君坐上山本君事先準備好了的馬車，然後徒步下榻離河岸不遠的勝田館。生平好義的勝田館主人，以爲黃君身上如果發生萬一，將是勝田館和日本人的恥辱，於是親自來守衛勝田館的大門。而雖然說是安全，但同志們仍然擔心其身邊的黃君，於當天晚上十二點鐘左右，化裝成爲好像另外一個人，出現於我們大家面前。黃君的喜悅，同志們的高興，當然不言而喻。這時，黃君給高君若干金錢，要其好好玩樂和休息。高君將錢擺在口袋裏，乾了一杯酒，有如電光，馬上離去。

現在我們轉回頭來看看北京，由於北京遭遇到意外的革命變化，不知道如何應付這個困局，西太后、光緒皇帝死後，遂起用了在政界已經失

去勢力退居河南的袁世凱來擔當局。袁世凱決非普通的狐狸。他深知革命的原動力是孫文和黃興二人；只要把這兩個人除掉，革命便會崩潰。於是袁世凱收買了湖北革命軍的一部將孫○君，命其暗殺黃君（當時孫先生在國外）；孫某則以必達成其使命以報答袁的知遇。

袁世凱的此項命令，對於孫某乃是一種試金石。是以這件事的成敗，直接關聯到孫某個人的榮辱問題。因此孫某便想盡辦法企圖來達成此項目的，而他終於找到了非常有效的途徑，這途徑就是，他得知他的同鄉親友高某（前述高君之父）的兒子是黃將軍的親信。於是孫某便即時派遣他的親信訪問高某，直截了當地告知高某以袁世凱的意思，並加以說明道：「你的兒子如能完成這項使命，你一家將榮華富貴，否則必日暮途窮而後已。」孫某這種說明，告訴了高某此事之辦得如何，將關係到高某的整個命運。

高某雖然不是革命黨員，但是由於他的兒子是黨員，所以在情緒上高某便親革命黨。可是，突然天掉下來了這樣的難題，使他進退兩難。因為，如果他不從從孫某的命令，不但他個人的生命難保，依照中國式的做法，將被滅其九族。當然，這是為他所不能忍受的。在百思不得其法之餘，他遂為其愛子高君拍了一則電報謂：「父病危速回。」

高君手拿這則意外的電報，往訪報告黃君其事。黃君勸高君即刻回家，並給予很多慰問金。高君對黃君一向的厚誼感激流淚，同時向黃君告別，即日以欲吐血之心情搭船溯長江回去。抵達

家門的高君所見到的乃父，雖然有些憔悴，但還是跟平常一樣，非常健康。

阻止了對於覺得情況不對，想質問其究竟的高君，乃父邊落淚向其愛子訴其煩惱，並要高君下決心。高某對乃子說：「這個問題如果由於我的一死可以獲得解決的話，我是願意犧牲我自己的；可是如果非滅我九族不可的話，這是我所無法忍受的。請你能體諒我的苦衷，……。」對於任何強敵都不怕的高君，面臨這個意外的提案却不得不氣死。他默默地低着頭，潛潛的熱淚從他雙眼湧出來；他終於哭倒了。爾後，他站了起來，並向乃父誓言要服從其命暗殺黃將軍，帶着那支手槍，再往上海出發。

這時漢口革命支部的偵探當局，向上海革命總部打了一則電報說，最近孫某與高君父親之間的關係有令人莫解的地方，尤其是近日高君由上海來，又馬上回去上海這件事更令人懷疑其用意，以後請注意高君的行動。本部以為事關重要，遂報告黃君，請其提高警覺。但固執的黃君拚命否認這種可能性，而對之一笑。不得已，本部人員只有告知黃公館的守衛以此事，要其禁止高君踏進黃公館。

兩天後，高君造訪黃公館，守衛阻止了跟過去一樣不打招呼就想進去的高君。高君責其無禮；守衛以黃將軍不在而禁止其進去。但高君硬想闖入。於是引起爭執，一個守衛遂跑進去客廳報告黃君，黃君親自趕到大門口大罵與高君衝突的守衛，然後牽着高君的手回到客廳，請高君坐下，並以溫柔的語氣說：「令尊的病況如何？看你

回來得這樣早，大概還好吧。」被迫下決心的高君，碰到黃君這種溫情，其決心至此遂完全瓦解。他終於低着頭哭起來了。瞬即取出他的手槍擺在桌子上坦白一切，最後泣說：「請先生用這支手槍打死我以解決我的痛苦。」

黃君也不由然地流下同情的眼淚。他邊流淚邊勸告高君說：「如果現在是平常時期，我願意把我的頭送給你，以成全你的孝養。惟今日是天下興亡，我黨絕續的緊要關頭，所以請將我的生命交給我到這個問題告一個段落的時候。在這之前，你如果覺得留在中國有所不便的話，暫時到日本去怎麼樣？」此時，高君才抬起頭來，並答說：「若是，請讓我到日本去吧。因為我早已厭倦踏中國之地和看中國人。」於是黃君給他許多錢。他祝福黃君的健康和成功而搭上最早出發的輪船前往日本。

一個月後，高君變成死屍漂流到大森海邊。（譯註一）這是因為他追隨陳天華君，在大森海投身自殺所致。

又，據說，孫某這個人的生命，不久便為人家所奪去。

（譯註一）大森是東京都品川區的一個地名。

（譯註二）宮崎滔天這篇文章發表於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「上海日日新聞」，署名韜園主人。

（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於東京，譯自「宮崎滔天全集」第一卷）